滎陽外史集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滎陽外史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滎陽外史集一百卷明鄭真撰真字千之鄞縣人成化四明郡志稱其研窮六籍尤長于春秋吳澄嘗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經史之雋永真答之無凝滯洪武四年鄉試第一授臨淮縣教諭陞廣信府教授真與兄

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真尤以古文著初與金華宋濂聲價相埒嘗與濂共作裴中著存堂記真文先成濂為之閣筆後濂致位通顯齷齪廟廊真偃蹇卑棲以學官沒世故聲華闇寂傳述者稀今觀所錄不能與濂並驚詞壇而義有根柢詞有軌度與濂實可肩隨未可以名位之升沈定文章之優劣也原集百卷明代已佚其三十卷今所存者亦多殘缺

失次訛不勝乙或至於不可句讀殆世不甚傳故莫為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驗文句各為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則仍原本錄之庶不失闕疑之義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一

明 鄭真 撰

滎陽外史集卷二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榮陽外史集卷三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四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四

滎陽外史集卷五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五

滎陽外史集卷六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六

滎陽外史集卷七

明　鄭真　撰

記

聽竹軒記

姑蘇陳君仲良來居鳳陽之臨淮蕭散夷曠有林野之趣搆一室内列圖畫書史及古彝器等物外設崇欄環以奇石植竹數十本虚心勁節整比森密大者若幽人貞

士特立而不可屈撓小者若門人弟子恭肅而不可狎玩仲良葛巾野服宴坐其中披閱今古或時至夜分一氣孔神萬慮不作而凉颸時來竹之聲鏦鏦錚錚瓏瓏玲玲如鈞天廣樂交奏並作宮商調而律吕諧也如蓬莱列仙湘江帝子乘龍駟鳳珮玉鳴而琉璜擊也由是境與心融心與意會怡然涣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乃扁其室曰聽竹軒云夫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因所植而形生焉因所觸而聲生焉聲之發也入乎耳警乎心徐

而察之其聲何如哉萬化本乎一理而萬理會於一心竹之動而静以聽之生物之情於是見矣托興之士所謂聲與静相宜者葢在於此豈但清風故人想像於彷彿間也耶嗚呼若仲良者其觀物察理者歟雖然至人遺物獨與道俱仲良學道者也一齋坐忘形泯迹化彼吹萬不同有若天籟地籟者固已相忘於無何有之鄉矣竹聲云乎哉予家東海上萬竹林立耳存目注清思如洗時異事殊蕪廢不治久矣及來濠梁與仲良所居

為近每促膝過從舊夢為醒庶幾朝夕問竹之平安以及其人聽竹之聲以妙悟於無聲不亦可乎哉

梅雪山房記

壽州蒙城縣主簿林君孔嘉士賓廣西人也年三十餘神氣清瑩襟懷疏爽早以才調見知名公鉅卿得為廣西行省行人進退周折必以規矩而應對從容舉措閒雅行李使命之重不違其時嘗度庾嶺時固陰沍寒見梅已著花而大雪盈尺山川林壑遠近一色徘徊凝佇喟

然嘆曰天下之物有如梅雪之清而白者乎猥以不才服勞於公清白之操慎終如始其殆庶幾哉於是扁所居曰梅雪山房寢處笑語朝斯夕斯既調官壽陽仍以舊扁揭之介鄉友亳縣簿葉君伯輿求文以記夫士之托興於物者非私所嗜而溺所好也用以比德焉爾桃李之卉之華而夭艶無取霜雹積陰所致而變異或臻士君子所貴重者梅與雪而已夫梅不徒清也歲寒之孤芬有以堅所守也雪不徒白也陽春之寡和有以勵

所學也昔之名哲有若何遜宋璟林逋蘇武袁安之流或以梅或以雪抒幽發興極其所至以砥礪名節天下後世固有聞風興起者矣士賓南海之英名在宦籍而芳香自珍光潔有耀澹澹乎靜且幽而蕕穢不得入也凜凜乎凝且重而塵氛不得雜也嗚呼其非托物之君子哉且夫俗尚不同人品或異知愚賢不肖不能以相一也然而人之生也眇然一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梅雪云乎哉而世之重功名崇道德者猶以調

呈露心有所悟物亦隨之因題曰乾坤一草亭云人有訝之者曰乾坤至大也草亭至微也以草亭而繫諸乾坤毋乃管窺蠡測不知量者耶孟周曰此以跡言者也乾坤之道大不能外小莫能違乾坤誠大矣吾從而觀之則乾坤皆在吾草亭之内吾不知其孰為大孰為小也寓形宇内與乾坤上下相為流通而萬事萬變皆得以傲睨而從容焉謂之乾坤一草亭不亦可哉予聞而解之曰孟周其學聖門者歟夫乾天之道也坤地之道

也乾言健而坤言順也乾坤之大周髀不能測章亥不能步也草亭之在乾坤何啻滄海一粟哉孟周朝夕其中觀夫二儀之運四時之行日月星辰之耀風雨露雷之變山岳之峙河海之流其理之所以然必有合於心之所同然者矣且人與天地參者也天地之心即吾之心天地一太極吾心亦一太極也天地無有限量吾心亦無限量也圓乎方寸之中而極乎六合之內靜而與乾坤同其體也動而與乾坤同其用也大而裁成輔相小而

人倫日用何莫非乾坤之所為哉是故由乾坤而視草亭草亭實乾坤之一物由草亭而視乾坤則乾坤亦草亭一物爾物我兩忘顯微無間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且夫乾坤莫外於易居室之宜取諸大壯乾坤之理已存於中矣然而一亭之微不如萬間之盛簡陋儉朴非有雕刻粉飾之富而君子有取於孟周者豈非以天地萬物之理萃其心歟昔臨川吳文正公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公雪麓扁之曰

草廬葢以孔明期之也公既登金門上玉堂著書立言以道德文章自任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其名實之允稱矣孟周其廸光前烈也哉孟周謝曰先生之望我至矣譾焉末學其能底於是也耶予嘉其言讓而有禮也記諸亭上而去

梅堂記

東南多奇葩異卉求其鐵心石腸凌厲於風霜雪月間莫梅若也是以君子比德焉書稱若作和羮用汝作鹽

梅其取譬精矣後世名臣貞士若何遜宋玉林逋之流模寫而形容之非夸大其詞以炫耀流俗也蓋其心意所適有至理存焉乃若堂構基圖祖孫相繼手植所存恭敬弗怠亦足以觀世澤之深厚永久矣鳳陽府壽州儒學正潘先生懷玉世為三山閥閱蓋宋太師河南鄭王美之後由鄭王而下戴豸臺端相繼號四葉中丞傳及數世曰徵曰衢者在祥符間聯登進士第有司號其鄉曰二難里曰同榮又傳及十有八世諱繼賢字彥能

號梅堂處士者則懷玉先大父也處士生於咸淳末年入元以先世為宋顯官杜門求志不嗜仕進嘗築堂三水上而對磨石山控引形勝種梅百本巾屨逍遙吟咏自適今去處士數十年根深本固而梅堂故無恙縉紳之士過其下者為之徘徊顧瞻而不忍去想夫晚節歲寒萬木僵仆正人心永保貞固之時也而梅作其花皜素呈露固有以見陽春之澤無有間斷寧息矣天日卓午鳥語風微傳盃索笑芳馨靜幽天地造化之心於是

乎在矣梅乎梅乎處士其有得於兹乎懷玉以處士嫡孫之賢封而殖之升堂肅躬顧盼流睞靈游燕娛錫兹祉福其可量哉唐李德裕自著平泉記以為壞一草一木非吾子孫況祖考神明道德之所在者乎然則保有先澤與其家相為無窮在懷玉有不容辭矣予家居四明去閩中為遠每從縉紳論東南文獻故家於處士每想其風範而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今越在淮海與懷玉同在斯文安得摳衣上堂心領神會於暗香踈影間

叩是為記

竹林菴記

永嘉金氏代為儒族其始祖寧甫氏在宋時自閩之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以積善有名所居東南厥地爽塏野水分流林麓掩映遥山迤邐起伏如龍虎如象如龜如鼉如琴如几如珠如印皆在遠近數十里間以曾楊之學揆之信為風氣所聚由是增土為壠瀦水為沼環以松栢雜以荷芰清飈徐來香氣蓊勃仰高俯深孔樂斯土以

定以毳是為始祖之藏爾來二百餘年矣元至正末所在構兵郡將繕修城郭士卒樵採不禁合抱之木為所伐者八九金氏有谷汝父者聚族謀曰斤斧之禍乃至此乎衆心為動相與出資財賂之得還故物遂命族人伯賢督工構屋三楹列為兩廡外置庖湢旁儲祭器深廣高下悉如其度別置田若干畆以供祭祀歲時殷薦家聚族於斯鄉縉紳大老嘆羨稱慕以金氏不乏人焉以其地多竹扁之曰竹林庵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谷

汶之子壽以俊選為國學生試藝高等授鳳陽府兗州固始縣主簿以其家君命來求為記予惟禮莫重於親親尊祖所以重本親親之至也谷汶其知所本者哉周禮家人凡祭為尸漢制定為上陵食舉之儀下至公侯士大夫家皆得有事於墓墓也者體魄之所藏也墓之有祭尚矣然非有棟宇之制其何以肅位奠之誠哉且墓必樹木種木者期之於百年之前用之於百年之後谷汶念其始祖之手植在我後人培而植之而不忍用之也

然而事變之來勢莫能遏幸而購得於軍旅摧挫之餘擇其禮之宜事之可者行之亦足以慰始祖之神矣矧夫華構翬飛林泉美觀靈游宴喜者哉想夫霜露之交少長咸在自谷汶一身觀之有伯叔諸父焉有子姓羣從焉樽罍酒醴之馨俎豆菓殽之薦潔盥興俯其中儀式精神血氣之交肸蠁幽冥之格固有如見其笑貌聞其容聲者矣享事既徹飲福薦胙或有倡言於衆者曰祖宗餘慶庶其在此詩書禮義之遺堂構菑播之責其保

有弗墜矣至於患難貧賤有背禮廢恩者乎彝倫日用有見利忘義者乎聞者惕然懼聳然悟黽勉用力不辱其先矣此固谷汶之志也豈徒謂萬竹之林立以為一日游觀之樂哉昔者詩人作淇澳之詩美衛武公先師子曾子贊以為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金氏以竹林名庵慨思先德信乎其不能忘矣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不在茲耶予忝同澍產與教淮山間金洲之勝為向慕與起異日幸得一至其處詠歌猗猗之間亦云幸矣姑為

之記以遺壽使刻之山中以傳之壽清修俊邁種學績文見用於時如木向榮金氏始祖之澤殆未艾也

蘭亭記

草之種類不一惟蘭以國香見珍易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春秋傳言夢蘭離騷言紉秋蘭以為佩夫其一草之微見於經傳若此得非芳香修潔類君子之德乎自世好不明薰蕕莫辨珍蕭艾而薋菉葹者天下皆是也其孰有重夫蘭者哉君子則不然於其先世之所好者

培而植之先世之德斯在矣豈徒採芳挹馨以資耳目之娛哉鳳陽府穎州學正括蒼葉先生主善老成問學之士也其先在宋時有名賀孫字味道號西山謚文修者官至殿講以考亭高第著書立言道德聞望稱於一時至其先大父肥遯先生當宋革命時手植崇蘭號所居曰蘭室下帷講授學者多出其門後五十年而主善克承厥志仍以舊扁揭之梁間後進之士過其下者如見肥遯主善既來穎陽求予為文記之夫前人之靈在

天其芳馨之德固已被之人人矣後之人不嗣而承之則前人之德亦將湮昧而不明矣譬如蘭焉自根而莖而葉森然而倩秀鬱然而芳茂雨露之滋以生以息薰蒸秀徹芬芳至今而不絕庶幾其德之似矣然則主善其迪光前烈者哉世言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主善典教賴陽其以善淑諸人多矣况於周旋交際者哉異日名列縉紳升之蘭臺署之蘭省所以仰其風儀被其容接者奚止今日一室之内一席之間哉予家四明山中

嘗獨行崖谷間比蘭為貞人逸士躊躇眷戀至不能去聞有生於海上普陀山者尤芳酷可愛每使人涉險求之不啻金玉也今越在淮海蕪荒茅塞其能忘情於中耶安得與主善從容是室之下汎九畹之光風作猗蘭操授琴鼓之發懷古之一慨哉姑書以為之記

萍軒記

水草之產非一獨萍也泛然無根著豈造物者之偏也

耶世之君子去鄉里遠親戚者每取以自況其心之所適意之所得胡可以淺近觀哉姜君孟起好古博雅士也少家越之新昌侍其父羽儀先生遊吳為東南都會聲明文物之盛耳聞目覩者不可勝紀矣際今聖運遭家多艱自吳中來鳳陽懷遠卜居荆山之麓覆茅縛竹為燕息之所扁曰萍軒予嘗過焉求其所謂萍者無有孟起謝曰吾年四十餘去家二千里由越而吳而楚徘徊展轉若浮萍隨波上下而莫適所止也夫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吾萍梗之蹤得此以寄其身之所安足矣去住天也何敢必哉惟静以俟之耳以萍而辱吾軒自吾之出處言之非有半池一水浮青點紫可以憑欄檻而縱心目也予應之曰子可謂托物君子矣夫寓物而不拘於物士君子所以樂其天也屈平之於蘭淵明之於菊濂溪之於蓮豈直以芬芳艶麗之爲哉葢其物理之適與造化相為流通爾萍雖微物亦氣化使然者即其飄蕩留連隨所在而克遂夫生生之妙殆有

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觀物察理者寧不有得於茲乎乃若心融意會物我兩忘視夫天地上下皆我室我闥也曾何根蔕之有此固孟起命名之意而世徒欲以形迹求之不亦過哉予家四明越在海上亦泛之萍者也與孟起相遇於淛產為同鄉於斯文為同志論辨往復亦足以釋羈旅之懷矣異日幸涉江東歸或得萍實獻諸是軒之下孟起剖而食之其甘如蜜斯有以信吾昔者先聖所言矣因書以為記軒在荊山為楚卞和得

王處南則塗山大禹朝諸侯之地其下長淮直走東海云

拙守齋記

四明王先生漢章卜居舜江上扁其齋居曰拙守前天台劉公羽庭著記而信安汪公闕會稽楊公鐵崖或述之贊或勒之銘於拙守之義無餘蘊矣先生佩服其言端居靜念朝夕經史且取曾伯祖尚書公曾祖常博公遺書手澤玩誦而肄習之於性理之微文章之懿典故

之詳莫不究其源委訂其指歸凡世之華采相勝巧偽相傾譸張變幻以墮名敗節辱先喪家者視之若浮雲然際今聖朝有司彊薦起之入京師兩以母老辭歸洪武初年以博學名試既中選力辭歸養明年復召覆試得知英山縣事既到任以舊扁揭之楣間士大夫過者謂之曰公今有民社之寄簿書期會將奔走不暇顧欲以拙守之不亦疎乎先生曰巧而能為不若拙而能守吾天性本拙將守之終身矣惟科刑政蒞官臨民

以拙守之民苟如吾之拙寧有犯禮非義之患哉吾幸以拙守其先澤得至於此賴天之靈獲歸丘壠保其遺緒全真養素以終吾天年斯亦不媿夫拙矣予聞而韙之曰是其得守身之本者哉昔者南軒張子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而考亭朱夫子亦曰拙者順其理而不去也拙之時義大矣拙之守道之守也可舍而他哉先生之守也非有田園第宅之守也亦非有金玉寶貨車馬服乘之守也從容乎仁義涵咏夫道德循其自然之正

安乎固有之天使累世文獻引而不替豈非古君子之用心哉乃使學優而仕將使百里之內淳古敦朴躋乎仁壽之域如無懷葛天氏之民焉斯有以見其所養所存矣且夫聖門之學曾參以魯得之王氏詩書之傳先生守之以拙庶幾於參之魯乎抑聞之博學名科古以待天下異聞之士宋寶祐開慶間尚書公常博 公凡弟繼登是科世以麟鳳目之常博公早世惟尚書公巋然為館閣冠冕尚書公厚齋先生也自尚書公四傳至

先生復以博學出宰畿邑斯固拙守之明效也使得進
司綸綍如公登兩制三字之選表章儀法如公在夕卿
宗伯之列據事直書如公之於實録起居直詞正色如
公與二三執政論事大廷名遂身退如公之著書滿家傳
之天下後世斯所謂繩祖之武者矣拙守云乎哉念予
憎學無聞其於自守蓋漢陰抱灌之具拙於所用不免
為浮俗所誚然與先生有同鄉親契之厚庶幾志同道
合焉者故為著其說如此用以誌期望之私云 漢章答云承著

拙守記文尤深感佩至舟中細玩中間論議抑揚發明拙守二字無餘藴誠佳作也且博學一科古以待天下名士旭忝竊是科非獨有愧於古人抑深有愧於先公而又愧於當世斯文多矣復承録示遂初老人志銘中間叙事及荅文清公濂洛關閩之語似非老𦊨之輩直理吉氏家傳誠史筆也使當時史遷見之亦必低首許與

滎陽外史集卷七

滎陽外史集卷八

明　鄭真　撰

記

豫齋記

忠翊校尉漕運慶紹所千户韓侯將名其齋居之室取連山易筮之得雷出地之兆筮史曰吉是其繇曰茫茫堪輿至陽發舒君子得之利厥攸居動無不順佚樂舒

徐悠哉優哉造化與俱斯其為豫之義矣乎於是以豫名齋而屬記於予予謂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有象焉有占焉俟以象占而定居室之宜其有得於聖人作易之㫖哉予嘗讀四聖之易而以連山參之則知造化之理載諸簡册者一而已矣豫者安和恱樂之名豫之為卦上震下坤一陽居四而五陰隨之有豫說之義焉俟之於是齋也温清之暇終日宴坐心念澄默得夫坤之靜者也及其事為之際則發奮果毅期於必行是又得夫震之

動者也靜而動動而順順而成其為豫何如哉雖然豫固以說為義矣然溺於驕肆則鳴豫而致凶失於中正則盱豫而有悔之二者侯固無是矣其尚慎其誠矣乎九四之爻辭曰勿疑朋盍簪蓋以至誠不疑則同類合而從之其為豫蓋無大於此者然則侯之齋居蓋不特為一已之豫而已其必將由已而致天下於豫者乎以是觀之筮者之言於是為有徵矣連山之易豈欺我哉侯名闕字闕昔受知於今丞相康里公以千夫長戍于

為鳳陽府學教授既至日進諸生訓以性命道德之說
退治一室寢席其中織蘆以為蓋障架以橫板上下書史
旁設几案置觴豆之屬外編竹為籬植叢菊數本客至
對坐清晤有酒輒醉不吝也嘗曰茲室雖陋然審勢面
陽位正而方正吾儒者居之且吾嘗以執方忤物而不
變也將守此以終身焉於是扁以方齋而命真為記夫
方者圓之對方圓規矩之器也天下之物舉不能違之
然圓鑿方枘昔人固知其齟齬而難入矣況夫後世俗

尚之趨其有不喜圓而惡方者乎且夫士之處世不過
言行動靜四者而已隨時而圓轉之其有合於理者耶
有人焉立心以正守道不回言行方也動靜亦方也不
偏焉不倚焉順理而行之功名富貴死生禍福不以為
欣戚也君子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先生累世科第有司
嘗表其里曰桂籍宋時為太守者五人有萬石君之號
曾大父珤由進士通守潮州北兵至守節死義大父請
學上舍生值宋社移隱居不仕國清湖灌溉一郡制省平

章烏瑪喇欲湮爲田上舍慨然爭之累年湖得不廢雖時異事殊民至今稱之父柏字庭堅號石亭布衣儒素克守先業先生七歲失恃石亭令就外傅見其記誦喜而謂曰吾家詩書之澤其在玆乎不幸石亭即世先生年方十五有持家之責至二十有九厲志發憤師鄭先生獻可林先生學矩以及丁先生文遠學矩元進士知福清州岡孫之子文遠則其高弟也問學淵源蓋可見矣今以教席之尊任斯文之寄而所以自處者如此可

謂不負所學哉唐次山元公嘗作惠圓先生喜方而以名其齋居其何愧於古人也耶抑又有說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君子所以法坤道也敬義既立德斯盛矣何假於習而後利哉先生取義於方其善於用易者耶真忝教於淮托在下執而亦以不能刓方為圓見誚於衆先生獨咻嗅之奬厲之葢志同道合有如此者屬筆紀事不敢以淺陋不文為解先生其尚有以教之哉

約齋記

松江陳氏為巨家名族自其先世嘗以好義稱於鄉里名布字孟敷者年幾四十清慎修謹而種學績文不倦不怠早嘗受易於嘉禾鮑先生仲孚洪武六年以儒士徵試吏部中選授宿州儒學正宿為汴泗要衝自金宋以來為用武之地際今天下一統文教聿興而宿為中都畿甸孟敷講授之暇退歸所寓端居靜念人莫窺其際自題曰約齋云予嘗以使事過焉叩之曰子何以約

爲哉孟敷曰吾自志學時嘗欲推己及物斯文之過我
者得用其情焉然事至物來必裁制品節而後可故字
孟敷而以約名所居敷有廣博之義約有要束之義二
者蓋相須也今因於羈旅所謂約者非向之約矣予應
之曰是何傷哉亦足以見子之志矣夫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天下之事寧有約而失之者哉是故約之以禮
約之見於行也博學而詳說之約之見於言也言必以
約則有綱有要不泛然以無統行必以約則有規有矩

不侈然以自放約之時義大矣哉孟敷年壯力彊心存惠濟交接應酬必以其禮而忠信篤敬見於日用常行間殆易所謂納約自牖者耶乃今以教席之尊任斯道之重將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於名教信非小補也異日昇之館閣進諸廊廟將見學之所及德之所施大有以慰夫民生者非徒簡儉窮約之謂也雖然君子之德當論其世孟敷居家時嘗事其從父充之先生充之亦明易學兩領鄉薦元至正末年張士誠據吳中分兵

畧地松江充之散家財聚義士與官軍相犄角及敵戰
屢捷同里有背恩反噬者引敵兵為内應充之兵𢇁家
燬僅以身免省憲交章論薦得授江浙提舉入聖朝知
和州事歸老於家以卒予家海上時嘗書其事比之辛
讜成敗非所論也夫善善及其子孫況其節義之著足
以裕夫後人者耶然則孟敷豈終約者哉併書以為記

常齋記

括蒼王景彰先生教諭懷遠縣學治其齋居之室以著

策筮之得易之恒筮者曰吉恒者常也久也常故能久久則悠遠矣且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有恒久之義焉於是以常名齋而求記於予夫天下之理亦惟其常而已非其常則為怪為異為變徒以駭耳目之觀聽奚可哉予不觀諸宇宙間乎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海之流峙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形形色色歷千萬年無有差繆不常而能之乎人於其中賢愚貴賤固有等差而彝倫日用之須修齊治平之要豈外乎是常者

哉書曰彰厥有常而子思子於中庸之庸以平常之理言之而張思叔座右銘亦曰常德必固持噫常之為義微矣哉景彰世為括蒼儒族而清謹好修力學不倦為古文歌詩皆典雅蔚贍可喜洪武壬子以文詞領淛江行省鄉貢進士薦書計偕京師選部將奏以官力辭不得遂領懐遠教職以去懐遠鳳陽屬邑塗山禹會之地兵燹以來學校之事有所未遑景彰既至而館舍蕭然在學子弟皆復業之家樵牧童豎迫於有司勉彊應命

從師授業之誠無有也景彰曰吾惟盡其職焉耳晝夜程督不見有不堪之色人以是敬憚之斯其有常之吉士而得於易之恒者耶視夫好高立奇索隱行怪以釣聲名取利祿者相去何遠哉雖然恒卦之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上六振恒凶所以深戒人不能固守其常者國家文治大興菁莪樂育之盛前古莫及景彰皐比之席已越三年將使久於其職以遂責成焉者無以輕動為也傳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譽髦斯士於景彰竊有望焉景彰曰筮之言信矣抑

或子之説其亦有以教我乎於是乎記之

樹德堂記

傳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德者人心所同得也而書言

樹德務滋者何哉夫樹德猶樹木也晉人謂十年之計

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夫其堅固而不拔則盛

大而無窮德其可以不樹矣乎四明韓氏出自高陽有

字君厔號妙心居士者由定海徙居郡城以勤儉致產

業天性孝友好善樂施尤向慕佛乘年六十有三而終有子二人長惟善次可善克承先志益大以振惟善有子二人長懋簡號節齋不樂仕進澍省兩以慶元幕長薦不為就次懋和號務齋由慶紹海運千户三轉至海道都漕運正萬户積階由忠翊校尉至奉議大夫奉議貴為三品有司奏當疏榮二代於是妙心贈中憲大夫追封高陽郡伯惟善封太中大夫高陽郡侯其職皆以海道都漕運萬户云聖運肇興懋和以閑良謫居汴梁

郡侯與長子懋簡力貢賦以奉有司嘗奉命旅朝京師拜伏奉天殿下面聞聖諭賜酒食以歸恩意醲渥夙興夜寐用圖報其萬一噫非樹德之極其至是乎予客居中都郡侯之孫名中字允傳以書來言曰韓氏世澤非一日矣先曾大父郡伯善慶之積大父郡侯遵守以至於今若子及孫之盛先生有以知之先叔祖可善翁扁其堂曰樹德蔣先生德純者實為之記藐焉弱息無所肖似亦欲取以名其所居幸先生為執筆焉夫君子之

於人論其世而已論世者不於其人於其德德之樹也如甘棠之勿翦嘉樹之封植斯可矣使夫怠惰放棄弗樹弗藝蕪廢而茅塞焉至於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或偃以拔或撼以搖其能有所獲也哉若稽前史韓以國氏漢唐及宋為將相為牧守為名儒士大夫先後相望其年代之遠譜牒之殊不可攀援而彊合然泝源窮委所以興懷先哲垂裕後昆者可不思所以生息而蕃衍之乎昔端明蘇長公銘王氏之堂曰鬱鬱三槐為德之

符樹德之謂也夫樹木者常待其熟樹德者亦待其熟
木之熟德斯熟矣德之熟德其可勝用哉允傳氣貌清
修循循謹飭讀書工文辭溯妙心之傳已四世於是勿
替引之自根而榦自榦而枝而葉廣大高茂可幾矣傳
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於允傳切有望焉予既書其所
以以示鄱陽周先生克復先生曰某以先左丞玉雪
公使命淛東知鄞有韓氏久矣然微先生之文不足以
發之因用古篆法題諸篇端且扁其額揭諸楣間

人欲存天理誠中而形外者不徒一時為然而時時皆然則不必乎不睹不聞而始有所謹矣精義入神氣象具見小而掃洒應對外而出門使民大而天德王道之純亦不已功用所及言語云乎哉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子嘗有言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而後世亦有借此以明愼獨者以寧氣温貌恭在鄉黨循蹈規矩入成均以明經中高選博士先生稱之是固能心晉思之心於數千

百載之上矣豈止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耶予家東海上朅朅而來塊然獨居虀鹽薪水朝不繼夕而清苦自甘于今三年竊嘗儗古盤盂之戒書其辭於室壁曰慎厥止汔小愒相在屋漏尚不愧書於枕席曰夢寐處罔或愆明靈司之眇幽玄書于户牖曰仁為樞義為閾敬爾威儀慎出入烏乎兹言予其勉旃此皆慎獨之要也因書以遺以寧庶幾相與警惕以無負名教矣乎以寧齋居在清流門水簾洞南昔傳有蜀卒自青城山來訪

求水簾先生者蓋古仙遺跡云併書以為記

自省齋記

眞年十餘歲時挾册侍先處州教授側先教授謂眞曰志士之為學當有其要為學之要其惟自省矣乎昔之日孔聖之道傳之曾子三省之功不以一日廢也今去聖門數千百載其能有學曾子之學者乎嗚呼汝勉之哉眞服膺先訓至今凡三十年然而一日之間事至物來是非取舍忤於理者多矣反而求之其能不愧矣乎洪武

六年夏五月忝以浙江進士典教于中都畿邑而天台吳叔祥氏以謫居密邇嘗過而訪焉叔祥方以講授爲業草齋數椽僅庇風雨丱角之童斂侍林立叔祥端坐其中起而迎之如舊相識從容言曰鴆毒生於宴安德業成於憂患古之人未嘗不致謹焉往吾自東海上來居濠梁計其道途所經餘二千里魚鳥與東海鄰飢渴顛踣者數矣今幸而就衽席之安得與二三子朝斯夕斯以從事簡册者斯文之幸也其有所惕厲矣予因以

自省名齋子其有以教我哉真聞而有感焉竊意叔祥庶幾有意於學曾子也夫人所以立於天地間而為萬物之靈者以有是心也心之在人謂之有物則不可以形像求謂之無物則其日用常行亦無非心之所為而已一念之間善則交修過勿憚改審乎天理人欲之判圓乎流行賦予之中斯其為自省之道矣哉叔祥南冠之士北來于茲悄焉羇旅常情匪堪顚方以反身修己為進德入道之域其志行不可尚矣夫濠梁國家興王

之地賢才之所聚車馳輻輳叔祥志學如是有司固將轉而上聞矣真老病駸尋簡編荒落而趨庭日遠無從是正方將與叔祥究竟曾子之學殆恐公車之名款迫上道非老生所能挽留也

立志齋記

鳳陽府學楚生闞家居中都之道門前望獨山後晩長淮城郭之高大宮闕之壯麗一寓目而盡得之予與教授莆田吳先生義孚同在斯文嘗以公府期會往來二

十里間過其廬為之憩息生之父谷石翁謹慤篤實而尤切於教子出酒饌相勞苦先生謂予曰吾忝教職無補事功弟子員若生其幾乎號其齋居曰立志俾予記之夫士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夫志之所向也自髫而童童而冠有成人之道焉成人之道非立志不可也志之立則事必成功必遂不爾其不至於頹墮而委棄者幾希且生不觀諸射乎張爾弓挾爾矢彀滿而發不至於中的不止也生之立志如射之志的斯可

矣常存於平居無事之中不離乎困窮患難之際夙興
夜寐弗忘也安榮順適弗墮也志苟立矣則自格物窮
理處事接物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得
矣孔子十五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而孟子亦曰持其志
生知亞聖之資猶若是况學者乎生清修明敏讀書解
義音吐清暢學為詞章亦時有可觀者以是日求其未
至其於道也孰禦國家誕興文治以諸生進者不次超
擢為御史為部郎為郡守為承宣布政使者先後相望

生既有志於學畀日進之朝廷所以垣衣冠之華耀襲簪組之光榮者其不權輿於此乎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生其勉乎哉予不敏不文輒因吳先生之言而為記之

不貳菴記

同郡周舜言氏隱居城東偏一室數楹窻明户虚陽先交映外有山石高一二丈許若戈鋋搜疏玲然瓏然硆然呀然萃而聚之培以沙土植叢竹數十本間以幽葩

星辰之運行陰陽寒暑之代謝山岳江海之凝聚流溢鳥獸草木之飛走生植與夫禮樂鬼神之輿器用度數之詳自然而然而不抑之使然者其非理之一也耶葢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會一心故即諸物者即諸理可也即諸理者即諸心可也心即理理即心通乎理之一者由其心之一也通一則不貳不貳則不雜不虛偽不間斷如是則自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事至物來皆一以貫之而無礙於其間矣是豈非善學者歟雖然一

也者誠也不貳所以誠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所以言誠也而先儒朱子者著敬齋箴亦曰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亦即所以為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誠故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專乎一矣專乎一則其不貳也可以終身矣尚務其誠矣舜言聞之謝曰先生之言良是哉佩服書紳可矣遂書以為記

去非軒記

同郡蔡景和氏年三十餘性資明敏儀矩潔修居于郡

城東北廂近鄭魏王故第王在宋時以甘盤舊學身相理宗端平之政號稱元祐令其園池廢爲墟市而猶以鄭氏得名景和居其間有冠帶之遺風當海宇清平晏然自適泛觀經史究古人立言行事而有得焉踵門謂予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諗其是非而取舍之吾未之能也竊有志焉將以去非名軒可乎予應之曰可哉夫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五常之德莫不具焉渾然至善而無有駁雜也大中至正而無有偏倚也

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者其要莫重於此矣景和於是而用力焉其亦庶幾矣乎雖然善學者持久之功一日之間事物之來千態萬狀是非取舍之心少有間斷則混淆錯雜而利欲從而蠹蝕之矣然則如之何其誠矣乎誠則明明則久久則是非判然矣推之於日用其於道也孰禦哉景和聞之曰子告我以聖賢之學吾殆自是而有進也耶請書以為記

滎陽外史集卷八